

# 覃怀考

## ——兼论武陟与覃怀之关系

杜振乾 荆小斌

明代史学家陈于陞在万历《武陟县志序》中说：“武陟，故覃怀属邑。”定义武陟与覃怀的关系为从属关系。万历《武陟志》的编纂者李日茂、秦之英在《武陟志·地理志》中还说：“武陟县……盖亦覃怀望邑焉。”将武陟定位为覃怀的望邑，但实际上也是从属关系。此后的《怀庆府志》，以及续修的多部《武陟县志》，在谈到武陟与覃怀的关系时，多说“复为覃怀地”，沿袭前人的说法。1993年出版的《武陟县志》，则是“夏，为冀州覃怀地”和“夏，称覃怀”两种说法并取。

不仅前人对武陟与覃怀关系的描述较为模糊，定义不够确切。即在当代，我们焦作本地人对“覃怀”的定义也是数说并存，莫衷一是，让人深感不安，因为这是焦作的“名片”。我们认为，武陟及武陟的前身“怀县”、“武德县”地域，是真正的古“覃怀”地，当以明确“武陟，复称覃怀”为宜。

“覃怀”呢？

### 二、武陟即“怀”

要考证覃怀，就不能不先说到“怀”。“怀”作为地名，多出现在先秦古籍中，如《韩诗外传》：“周武王伐纣至邢邱，改邢邱曰怀。”《左传》：“周定王四年（公元前603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邱。”《史记·魏世家》：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魏败赵于怀。”《史记·六国年表》：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秦拔魏，取邢邱、怀。”《竹书纪年》：周显王九年（公元前360年），“秦师伐邢，次于怀。”《史记·六国年表》：秦昭王三十九年，“拔魏怀”等，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在秦朝实行郡县制以前，在涉及“怀”地时，都是以一个“怀”字作为地名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怀”都是在说同一个地方，即武陟县的前身“怀县”。

那么，为什么这里称为“怀”呢？这还要从大禹治水及武陟所处的地理位置说起。大禹时期，武陟东、南两面临黄河。《尚书·禹贡》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记述了大禹时期黄河由积石山到龙门，向南到华阴，折向东流，过砥柱，孟津、洛河口，“至于大伾”，然后由东折而向北，“北过降水”，而这个转折处正是在武陟境内。

“大伾”即“大伾山”，对其具体位置，东汉经学家郑玄（即郑康成）最先对其注释：“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其中的修武县，在东汉时辖今获嘉境，其县治在今获嘉县城北，即古宁城；而武德县（秦置，汉延），则辖今武陟东部，县治在今武陟圪塔店乡大城村。也就是说，大伾山在今获嘉、武陟交界，也就是武陟东部一带。原《黄河志》主编王法星先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对大伾山地望进行了深入研究，肯定了郑玄的说法，认为修武、武德之界的大伾和成皋的大伾原为一座土山，黄河自洛河口折而东北，沿大伾山西面流入武陟，并且提出“黄河腰斩大伾山”的论断。而关于武陟的地质考证也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1993年出版的《武陟县志》中，从地质角度详细记载了古黄河在武陟境内的河道遗迹：“城关乡（今龙源镇）以东到谢旗营，接获嘉境，为古黄河河床”、“古阳堤（木柴店、马由、大城、圪塔店、商村、邸阁一线）以南为古黄河滩地”。河南省地质学会原秘书长张克伟先生，则通过对卫星影像判别和实地考察，进一步提出了大禹时禹河故道的走向“自武陟北郭，经圪塔店南、新乡七里营北和朗公庙、卫辉东。”《河南黄河志》执行副主编、河南黄河河务局志鉴编纂办公室副主任赵炜，在《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变迁考论》一文中，引用了这一说法，并认为“张克伟先生的观点较为可信，与有关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地质考证比较吻合。”

综上所述可知，大禹时期的大伾山西侧，即今武陟东南部一带基本都为黄河河道。禹时黄河自洛河口沿大伾山西折而向东北，而北流的黄河直

到明代才彻底改道，乾隆《怀庆府志》载：“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河决滎泽，原武始在河北。”“英宗天顺七年（1462年），河溢开封、怀庆等六府。是年，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获嘉之流塞。”武陟正东郊原武县（解放后与阳武县合并为原阳县），原是隔河相望，正是由于黄河改道的缘故，方才土地相接。

武陟北面和西面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武陟北接修武，其为太行山南坡地，北高南低，西面和温县、博爱县接壤，平均海拔高度比二县平原地带约低100米左右，西高东低。又当沁河下游，沁河由西而东而南注于黄河。至今武陟沁南地域还是一个盆底位置，疏洪最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地图中，沁南这一块还是明确标注为行洪区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地形地势，古人才将古代武陟这块地方称之为“怀”。“怀”字在金文中是会意字，像将东西扶在衣中，有包围、围绕之意，而武陟在大禹时期被黄河所环绕、包围的形势，正好符合“怀”字之意，故以“怀”作为地名，是再恰当不过的选择。而武陟平坦低凹的地势，以及东面大伾山的阻隔，使得武陟古时常为黄河水所淹没。宋朝蔡沈《书传》以为，“怀”是取《禹贡·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之言，以“洪水怀山襄陵”这个意义作为“怀”的注解，认为“怀，包其四面也。襄，驾车其上也。”蔡沈对“怀”名的注解，于时对于形势颇为相合，作为引申的释义，也是很有道理的。

### 三、“覃怀”亦即“怀”

当前，关于“覃怀”的“覃”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甲骨文中“覃”字，如“甲申卜：王其于覃”、“甲辰卜：翌日乙，王其于覃无灾名”等，因此，有人推测“覃”字为地名，可能就在今焦作地区附近。但无论是古人孔安国、司马贞，还是我们今人，在焦作地区都未发现与“覃”有关的地名，因而此种说法缺乏依据，难以成立。

另有一种说法与姓氏来源有关：“此地有一部落叫覃怀氏，其后以部落名为姓，称为覃怀氏，后简改为覃(qín)姓，称为覃氏。”这种说法发端于覃氏后裔，主要是对其姓氏来源寻找根据，但是也缺乏证据支持，并且对于考察覃怀地名由来作用不大。

还有一种说法则与字形解读有关。古文学家罗振玉说：“覃像酒盅樽（古代的酒壶）”。郭沫若和陈梦的解释是：“覃”就是一个口小肚子大的酒坛子，‘覃’字上面的‘西’字，是酒壶的盖，‘西’下的‘日’是酒壶的大肚，‘十’字底部为尖状，插入地中便于存放。”因此有人认为，“今河北邢台、河南安阳一带为‘覃’的‘西’部，今新乡、焦作、沁阳、济源一线为‘覃’的‘日’部，在今温县与孟州一带为‘覃’的‘十’部。呈倒‘V’字形状的黄河极像一张张开双臂的母亲紧紧地抱这块土地接在怀里，古人便形象地把这块土地称做覃怀。”这种说法，是明显地将汉河内郡的地域概念强加给覃怀，过于牵强，因而也难以成立。

既然以上诸说都不成立，那么，“覃怀”之“覃”究竟为何意呢？为什么要在“怀”前冠以“覃”字呢？这仍与大禹治水有关。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对大禹治理黄河有

这样的记载：“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

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断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这是对《禹贡·河水》的详细，其重点则在“至于大伾……北载之高地”一段；黄河一路由西向东到达大伾山。在这里，大禹察看河势，发现河水从（西面）高处而来，东为大伾所阻，水势湍急强悍，洪水在地势低洼的平原上肆意泛滥、难以控制，无法形成正常的河道，几次治理尝试都告失败。于是大禹在大伾山之狭窄处，即郑玄所谓“地喉（隘）”的地方，开挖两条引水渠，使河水东北流，水流始畅，北上大陆，从而完成了他在这里治理洪水的伟大功绩。在大禹之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变迁，黄土质的大伾山到三国时已消失无踪，其原因正如赵炜《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变迁考论》所认为：“右岸山体的弥灭，则是人工凿渠通漕和河水淘蚀双重作用的结果”，和王法星的“黄河腰斩大伾山”论点不谋而合。

需要说明的是，东汉以后由于大伾山和“二渠”已无迹可寻，特别是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关于“大伾山”错误注疏（即《汉书音义》：有臣瓚者，以为“修武、武德无此山也。成皋县山，又不一成，今黎阳县山临河。岂不是大伾乎？”瓚言当然）的影响，几乎以后的史学家都认为大伾山就是浚县的大伾山。以此为根据，对“二渠”的注疏也多由浚县大伾为禹时大伾，则浚县大伾山西应为禹时黄河故道。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对浚县大伾山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他的《河南省浚县大伾山西进行古道考》一文中写道：“可以肯定的说，在古代，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大伾山西不会有过黄河河道的。”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以前，浚县大伾山以西根本不曾有过黄河河道；当然，在此之后，就更没有黄河流过。孰是孰非，可谓一目了然。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史记》所说的“大伾……断二渠”一事，就是《禹贡》“覃怀底绩”的全过程。“覃”字的意思为其的动词义项，即“深、蔓延、延伸、延伸到”的意思，所谓“覃怀”，就是大禹“在怀地挖渠疏洪”。晋郭璞《尔雅注疏》云：“覃，覃也。覃，延也。”并进一步解释说“转相解也。皆谓蔓延相被及，水之流必相延及。”与我们关于“覃怀”的释义完全一致。

因此，“覃怀底绩”的含意就是：“大禹在‘怀’这个地方，开挖水渠，延伸河道，将被大伾山挡住的黄河洪水疏泄出去，取得治理洪水的巨大功绩！”“怀”是承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平台，后人将“怀”地又称“覃怀”，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 四、覃怀地域混淆的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史学家在内，说

覃怀即怀州、怀庆府？沁阳人认为沁阳“夏称覃怀”，于古有“覃怀书院”，于今有“覃怀街道办事处”、“覃怀路”？这主要与这一区域历代的政治中心变迁有关。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三月，汉王刘邦自临晋渡黄河，攻下河内，俘虜殷王司马卬，设置河内郡，其域西至济源，东北过新乡达安阳，呈新月形，长达五百余里，领十八城（县），以怀县为郡治。《史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数百千岁。”《后汉书》：“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通洛阳。”由于河内重要的地理位置，汉朝曾在河内郡治怀县设置官，东汉时置建怀县，光武帝曾数次驾幸，汉章帝曾巡视河内，并亲耕于怀，在怀官颁布诏书，要求禁逐迎，务省约，所过沿线不得砍伐庄稼等。

以此为开端，“怀县”的古称“覃怀”开始作为河内郡的代称。这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犹如今之指一国政府多用首都名来代称，如中国则说“北京”，美国则说“华盛顿”等等，其理相同。

西晋泰始二年（266年），郡治曾由怀县迁至野王县。但因“八王之乱”，十六国降起，到永嘉二年（308年），河内太守裴整又将郡治迁到怀县，建兴二年（314年），前赵刘曜攻破怀县。东晋元帝司马睿大兴二年（319年），后赵石勒复以怀县为河内郡治。其后河内郡又落入前燕之手，郡治再迁野王，之后又为魏所有。当时南朝的宋国虽然不实际拥有河内郡，但在司州下侨置河内郡，寄治河南，领温、野王、轵、河阳、沁水、山阳、怀、平皋、朝歌十县。直到北魏天安二年（即公元467年），将河内郡改置为怀州，仍治野王（隋改河内县）。

改河内郡名为怀州，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区别对立的政权；二是建置区划的需要。南北朝至唐初，怀州时置时废，治所也曾有变化，且南北不一。这一时期河内郡同样也是时废时置，州与郡之置废、分统杂糅相错。唐以后，怀州（治河内）所辖区域基本稳定，经宋、金时期，至元朝为怀孟路，后改怀庆路，明清为怀庆府。但无论名称怎样变化，始终不脱一“怀”字，其主要原因是它们均由河内郡演变而来，而河内郡治怀县古称“覃怀”，历史悠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认同感。

隋朝之所以设置“武陟县”，而不用原来“怀县”之名，其原因也应该是“怀”字已被州名所用，为避免混淆之故。但同时，作为州（府）治的野王县却改称河内县，使用了原郡名“河内”，导致此间既有怀县、怀州“怀”字之说，也有河内郡、河内县“河内”之说。这些名称的颠来倒去，不仅极易让人产生误解，而且也更加使人难以分辨。从唐代以后，由于文人墨客特有的浪漫气质，以及对地理历史细节的模糊，开始在作品中广泛将怀州称覃怀，如唐朝诗人岑参《送怀州别驾》：“……驿路通函谷，州城接太行。覃怀人总喜，别驾驾王祥。”方干《怀州客舍》：“误饮覃怀酒，谁知滞去程。朝昏太行色，坐卧沁河声……”等，对“怀州即覃怀”这一错误概念的形成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模糊了“覃怀”原来特定的地域概念。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理清覃怀、河内郡、野王县这三者各自的逻辑关系，即：

一、覃怀→“怀”→怀县、武德县（秦置）→武陟县

二、河内郡→怀州→怀孟路→怀庆路→怀庆府→焦作市

三、野王县→河内县→沁阳县→沁阳市

在今后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就可以对“覃怀”有一个清楚、权威的解释：覃怀——即怀、怀县（今武陟）。覃，挖掘延伸意。大禹在怀东部之大伾山开渠疏导洪水，《尚书·禹贡》“覃怀底绩”即此。汉以怀县为河内郡治，因行而郡之泛称。此后历代，伴随河内郡改置怀州及怀孟路、怀庆路、怀庆府等，皆沿用此泛称至今。



## 文化探源

诗歌/李从喜

### 我的太阳

万物生长靠太阳  
太阳的光辉温暖我身心  
陪伴我成长  
感谢灿烂的阳光  
让世界如此美丽丰富多彩  
父母是我的太阳  
把我生育培养  
父母无私博大的爱  
温暖滋润着我茁壮成长  
感恩父母  
为我付出太多的汗水心血  
老师是我的太阳  
教我读书写字做人  
老师诲人不倦呕心沥血  
象辛勤的园丁把我象花朵一样培养  
感恩老师  
为我播撒雨露阳光  
朋友是我的太阳  
友情就是阳光  
给我帮助温暖力量  
友谊把我们凝聚地久天长  
感恩朋友  
让我们象亲兄弟姐妹一样亲切  
工作是我的太阳  
让我心有所属劳动创作  
工作创造了社会价值实现了个人价值  
工作着是美丽的幸福的  
感谢工作  
给我带来激情快乐  
祖国是我的太阳  
祖国就象妈妈一样亲象家庭一样温暖象黄河泰山一样壮丽  
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辉煌的历程美好的未来  
让我自豪骄傲我奋进自强不息  
感恩祖国  
让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复兴走向辉煌  
共产党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一代代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继承开来  
让备受欺凌的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给全世界带来光明、力量和机遇  
感恩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谋导向



寸草春晖/索玉林

## 稚嫩的贴心

今天是星期天，又到了送女儿回老家的时间了，因为星期一我们各自都要上班和上学，为了多尽些母亲的责任，下午五点钟，我就做好了饭菜，想让孩子吃过晚饭再回去。

吃过晚饭，已是六点钟，我把准备好的牛奶和零食装进袋子，就带着女儿回老家的了。到沁河桥西头时，黑鸦鸦一片人和车，被堵的水泄不通。我知道前面的公路正在大修，这条路客流和车流量又大，可没想到竟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堵车现象，只有随着行人，慢慢的向前移动。大概过了近一个小时，就要挤出被堵队伍的时候，却被破碎的旧路基石给绊倒了，左腿跪在废路基石上，还没等我缓过神来问一下女儿摔疼了没有，只听见女儿吓得边哭边喊着：妈妈快把裤子上的灰土拍拍，妈妈你的腿摔破了没有，我强忍着腿

部的疼痛，赶紧检查女儿摔的情况，可爱的女儿直说：妈妈我没事，快看看你的腿。到那间我感动的差点流出眼泪，只是安慰女儿说没事。回到家里，女儿才说胳膊划破了，又说明天早上就会好了，我赶紧给她清洗伤口，然后用创可贴将她的伤口贴上。五岁的孩子显现出天真和懂事，显现出无比的贴心，我心里一股难以控制的情绪又涌动着，我是幸福的，欣慰的，甜蜜的。

天色已晚，女儿催我赶紧回去，还叮嘱说：妈妈别再走来的时候那条路了，可不敢再摔跤了。我答应了女儿，回来的路我转了很远的路程，足足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回到家。九点钟，女儿又让妈妈给我打电话，确定我到家了才放心的跟着奶奶睡觉去。今夜，女儿稚嫩的贴心一直温暖感动着我，使我久久难以入睡。

在乡下教学的一个春日，我突然发现途中一段废弃的土墙上长出一株椿树来。

那是一株瘦弱的臭椿树，因此，当它的种子在土墙上扎根以至于长成一株小小的树苗的时候，没有人关注过它，更没有谁会像对待香椿树那样小心地为它选择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于是，它便只好长在那堵废弃的土墙上，极力生长着，并将根极力向土墙底下延伸着……

我想，可能是在某个春日，一颗臭椿树的种子迷惘间被风吹到土墙的昏角里，就再也动弹不得。它想找个适合生长的地方，但是很无奈。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里，它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发芽从而长成一株小树，于是它吸足了雨水，向润湿的土层深处扎根，向阳光的方向可劲生长……于是它便成为一株长在土墙上的椿树。

毕竟土墙有些年头了，毕竟土墙是废弃的，我不禁担心椿树的命运。脑海里时常会出现土墙坍塌的场面，那时，这株小小的椿树一定会被压在墙下，或者曝晒于烈日之下，那它肯定会死的。

我想起老家后院的那株椿树，听母亲说那本来是一株野长的树苗，没人管，居然长成了一株大树。于是我常常为它叫屈，哎！干嘛不长在谁家的院子里呢？长在这里多不安全啊，说不定哪日就会有灭顶之灾啊。于是，那株小小的椿树就牵扯着我的心。

“妈妈，看，窗户长树了。”

一日，孩子吃惊地指着对面人家的窗户对我说。可不是么？那分明是一棵椿树啊，是一棵椿树。那棵椿树约莫一尺来高，细脚伶仃地扎根于窗户的一角，竭力向着有阳光的方向伸展着。我呆了，天呐！怎么可以长在这里！

细细搜寻对面房子，我惊奇地发现，房顶上也长着几株小椿树。它们几乎都是凭借着聚积在房顶边缘的些许尘土，就在某个雨后将根扎下了……

哎！可怜的小椿树，你们怎么不看看这是怎样的环境啊！这样的环境，会让你们生活几天几夜？

于是，再路过土墙，看见那株长在土墙上越来越粗的椿树，我就不再怜悯它，毕竟，它要比长在窗台和房顶的椿树们要幸运的多了。

突然想到，当初椿树的母亲向大地释放了多少的种子呢？那些种子都流落何方呢？有几株长成了椿树呢？或许，一些种子飘到池塘里，化为废土；或许，一些种子飘到坚硬的水泥地面，永没有扎根的机会；或许，一些种子飘到土墙上，像我途中所见的那株；或许，一些种子飘到了房顶、窗台……

飘到田野或某家院落落的种子或许是最幸运的种子，它们很有可能成长为像我家后院的那株椿树一样的大树，继续传承树的事业。那些丝毫没有发芽机会的椿树的种子就默默融入大地。而那些落在土墙上、窗台上、房顶上的种子呢？侥幸身边有一星点的土，侥幸遇到及时的春雨，于是它们就不顾一切地长成一株小小的椿树，虽然不知道会长几天……

居然就感动了——那些种子啊，飘到哪里不是自己那个决定的，但是，决定不顾一切长成一株树却是自己的决定。无论如何，长成一株树的梦想在它不顾一切扎根的时候就放飞了。毕竟，无愧自己是一颗种子；毕竟，长成了一株小树，看见了阳光和蓝天……



椿树  
随笔/闫趁意